

武状元不是从来就有的。尚武精神虽然源远流长,先秦以射艺选拔官员,国家崇尚武艺,孔子教弟子骑马射箭,民间私学蔚起,秦有白起,汉有韩信,英雄多自草莽,历经千年酝酿,至唐武后时期才设立武科、兴办武学,以国家制度形式保障武举人才的培养,又到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国才正式诞生了第一位武状元。所以说人类从削木为兵的自发行到通过武科考试选出武状元的制度自觉,是一个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更是一个跨越千万年的人才培养工程。

自从第一位武状元诞生以来,通向武状元的道路一直都是曲折坎坷的。宋太祖赵匡胤玩了一把“杯酒释兵权”之后,中国历史便跌入了“重文抑武”之河,武人功劳再大,职衔再高,也要受文官的节制,就是在文人面前,武人总要“低人一等”,二品的文官完全可以节制你一品的武官。又所谓“穷文富武”,家里再穷,弄几本四书五经、时艺攻略,就可以走上文科科举之路。然而武举的装备就没这么简单了,弓、刀、石、马、箭,不亚于你现在要配备一辆豪华悍马车、一把AK47步枪,还有更多的其他装备,然而这只是装备,练武是个极耗体力的活,营养跟不上肯定是不行的,你看现代运动员吃的营养餐就知道是什么条件了,古代没有那么多牛奶喝,

武状元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培养工程

张全海



起码豆浆要保证供应吧?所以说,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走武科之路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习武无疑也是一项巨大的人才培养工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看似一个轻松的科举诗谚,然而真实的登科之路不可能是这样轻松的。从一介童蒙经过层层筛选闯关,最终登堂入室,接受皇帝殿试钦点,就是一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艰难道路。而又要从“独木桥”闯过来的举子当中选出头名状元,那

恐怕就只能用“走钢丝”来形容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三年才培养出一个状元来,这是多么小的概率啊,其难度绝对要比现在的“高考状元”高很多。

武状元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是毫无疑问的首要条件,能搬起三百斤的巨石,挥舞百余斤的大刀,拉开十余力的硬弓,绝非普通体质的人能做得到的。要有矫捷的身手,能上马骑射,百步穿杨,没有超人的禀赋也是很难做到的。武状元往往并非一

介武夫,而还要“兼通经史”,除了要在外场武技上独占鳌头外,在内场考试上也要有出色的文章。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武场上比试,是有各种指标参数可依,但在文场上则没有非常直观的数据分高低,往往跟判卷人的喜好相关,如果碰上对脾气的考官,则能幸运胜出,尤其是碰到喜欢文才的皇帝,则可能会加大文场考试的权重。“文武双全”往往是成为武状元的必备素质,所以武状元也是一个自我修炼、综合培养的巨大工程。

清康熙帝就是一位提倡文武并重的皇帝,所以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武试中,文武兼备的曹曰玮脱颖而出,拔得头筹,而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武状元曹维城则更是以文才著名。曹曰玮能成为武状元,是家族几代人用心培养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其成长环境,安徽贵池溪溪曹氏自从移居京城后,不知是什么因缘促成了他们与曹雪芹家族的密切交往,其兄长曹曰瑛成为翰林院待诏,多与高层文人来往唱和,很难说曹氏兄弟的成功与曹寅、王掞、曹鑑伦等名流高士没有关系。

关于武状元研究的图书类专著至今仍付阙如,本书的素材源于作者20多年来案例研究的成果,勉为填补空白之作,仍是一个尝试性探索,肯定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诗的蒲公英,随着灵魂飞舞 ——读彭治国《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一石

“诗”字,四周的空气里突然会钻出猛兽和妖异,甚感怪诞,诗对灵魂的纷争总会把人撕成哈哈镜中的样子。

读到老彭2021年的新作《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扉页上,老彭写着一句话:

一石,我们都知道,写作是多么幸福的事。

老彭和我心中的所想都在这句话里升腾。

夜晚像闪电,诗正是这些闪电的灵魂,穿越山峦,时光并无灭度的诗,滋润了多少枯竭和衰败,挽救了多少濒临的死亡。

多少肉体在竭尽努力的奋争后化为灰烬湮灭了。老彭主持“为你读诗”栏目的一部分意义,就藏在这本《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里,如同暗夜的闪电。当他开始“为你读诗”,诗的光芒就在暗夜深处闪亮。

书的内容简单极了,都是诗的灵魂的飞舞,都是花开花灭试图触及永恒的人的意志的飞扬。

书娓娓道来,说的是简妙的人物故事,每个人物可不简单。书分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富个性与才华的四个板块。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列的人物最多,以老彭的个性,看来他更喜欢这一时期,二十个诗人,二十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是一个有趣灵魂的阁楼,时光的尘埃浮起,比如说曹操,这个枭雄的一生被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遮蔽太多,那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大诗人的光芒反而被削弱了,老彭说“我有一壶

酒”,和曹操来东临碣石,对酒当歌,舞榭弄潮,何不快哉!

唐朝的恢弘盛大就像是照见中国人攀援高峰的一个坐标,盛唐物质丰饶,故面对世界充满自信,盛唐心胸宽广,故有万国径自来朝,盛唐灵魂壮健,故中华有“诗国”的美名。老彭挑了十三个可以长亭十里相送,心中恋恋不舍的诗中的故人,很奇怪他愿意陪伴“以梦为马”的杜甫,却在这十三个人里并没有选诗仙、酒仙并称的李白,很可能李白太过狂放,与老彭心中可以举杯共饮的质朴是难能共情的。其中最后一个选入的高骈,我实在陌生,这个马上武功卓著的将官,他的诗情有什么特别处,能够让老彭和他有举杯共饮的乐趣?这个晚唐重创黄巢军的名将,是个“不将真性染尘埃,为有烟霞伴此身”的军人,老彭说,高骈就像燥热晚唐的一缕凉风,领略他的诗魂,和他共饮,不只是老彭,我也觉得是一件人生快事。

宋朝的婉约并行着中华历史上最为富足的奢靡,老彭所选的十五个诗人(同时也是妙趣横生的词人)我也一样喜欢。中国思想里,道家的飘逸,佛家的释怀,儒家的苟己,在宋朝的诗词里都变成了意识流一样的柔韧与万变,如百蛇游于千湖万溪之间。苏东坡能够把每个灵魂在诗中照见,那些句子化形为质朴自然的口语,他爱生活、爱生命,是个可以和你(任你是多么平凡,多么出众)开怀畅饮的人。

四个板块了,单独为一列一

个板块,可见在所有诗人中,老彭对这个人最为衷情,那个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的李煜,他的孤独不只是一个诗人错做了皇帝的孤独,不只是他自己悲惨命运的孤独,更像是中华文明里孔子所感受到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那种生命的孤独,中华民族正因为有如此深刻的孤独感受,才会生成阴阳八卦太极的宇宙观,才会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使命和自尊。李煜心中的一片愁情,在老彭,那酒不是薄酒,更像一壶辣酒。看尽江湖,溪水岸边,独斟自饮,世上风尘,食色名利滋扰,酒穿愁肠,愁更长。

心中唯其有愁,生命才会生诗,诗与灵魂之舞,是《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的特征,也是老彭做“为你读诗”这样有声栏目的一点心事吧,愿此栏目长存不息,与更多人共情共舞。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彭治国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在号称“华北屋脊”高达2882米的小五台山悬崖的边缘,黄昏已过,将近半夜,彭治国追逐月下盛开的紫点杓兰和月光花,山间的道路叠影相加,看上去越发险峻,月光透过碎石树枝的缝隙,洒下一片时间和空间切割的碎花,阴影下的花朵像紫玉、黄金一般在地层深处探起头,花瓣上一层雾蒙蒙的光芒投射到漆黑的夜幕上。彭治国气喘吁吁,满心欢喜,打开相机的闪光灯,和一群花痴们拍摄天设地造又无人能解的花的神秘。

我们是在那次活动之后的接下来的另外一次延庆玉渡山后河雨中看花的活动中认识的,他向我讲述小五台神奇夜晚的情形,花名、自然和蓬勃的生命从黑土、水雾、月下涌起如翻滚浪花般的趣味,听得我好生羡慕。共同可聊的话题格外多。他年龄没我大,但他讲述的口气显出一种老成的样子,我便叫他老彭,逐渐叫成了习惯。

我在首都图书馆埋头写作时,偶尔会碰到老彭。他怀抱一摞借来的书(那些书也是我想读的),默默站在我写作的书桌边,一声不响,可能担心打搅到我敲击着键盘的节奏,会打断我幻觉和狂想里沉醉不醒的脉络。当我察觉到有人偷看,抬头看到老彭站在眼前,我们相视一笑,不觉心中感到快慰。在浪花飞溅的时代,这样的情形不多,每一想起,便觉美好,就像一句远古不曾消逝的诗共同在我们心中写成。

听说他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后来又独立主持一个“为你读诗”的栏目。物欲的时代正在修正生命的自信与飞扬,精神的丰盈与澎湃、创新的奇想,这些应该也是刚需。当肉体在时间大道上狂奔,欲望像火山一样喷发,精神的混沌与滋长却成一道虚影被甩在身后。偶尔与人谈一个